

闪耀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星河里

——谈叶梅的创作

□梁鸿鹰

今天,人们逐渐开始抱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单调化、一律化了,我们在向中心靠拢、向发达看齐、向国际化致敬的途中无意中发

发现,实际上我们日益担心不该丧失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一天离我们远去。比方,关于这个世界的更为多样化的认识,关于人类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关于人对自然、对宇宙的看法,不同民族从来就有着不同的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无限丰富的,那些少数人群的看法,那些边远地域的经验,应该成为当代人们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我们文学书写难能可贵的一部分。

包括叶梅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在今天显得格外珍贵,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创作里面,文学表达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往往体现得更为充分。与所谓处于“中心”的可能更为“国际化”的写作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为突出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关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人生经验、思维方式、生活图景。而叶梅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更在于她作为自己民族的精英分子,形象地为民族代言,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土司的时代,还是改革的时代,无论是这个民族的苦难、挣扎,还是这个民族的呼声、希望,在叶梅的创作中都得到了无疑是极有力度与影响力的反映。叶梅有着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过社会生活背后的三峡文化、恩施地域文化、土家族文化。她善于反映民族文化发展的激烈碰撞,能够立体地展示出土家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气势

恢宏,意蕴深沉,时有血性与阳刚之气,她用酣畅的笔墨描写着土家族独特的文化,土家人的跳丧、哭嫁以及丰富多彩的山歌和民间传说,在诗一样的语境中,表现出绮丽的艺术魅力。无怪乎,文学评论家冯牧在评价她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句子:“当‘咚咚隆’吹奏起来时,时而如翠鸟啼叫于清雾之中,时而如锦鸡纷飞于白雪之上,时而如江河奔涌于峡谷……如诗如画,显示了作者的精心营造。”

而叶梅创作的价值,我想应该不单单要归功于她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揭示,归功于她的众多作品中所体现的土家族的独特精神追求,而且还要归功于她作为女性,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叶梅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不断被重新认识的诸种可能,在于她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在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成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女作家。《最后的土司》里的五娘、《花树花树》里的昭女、瑛女,《乡姑李玉霞的婚事》里的李玉霞,《萨忧的龙船河》中的莲玉,她们的性格各有不同,但都有女性的纯洁、坚定与决绝。她们都不愿受到命运的摆布,不愿过固守于自己家乡的生活,她们往往要经历离开家乡、拼死抗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等过程。最有代表性的如《花树花树》,通过桃李两株树描写了一对孪生姐妹的命运,这姐妹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生,顽强地与命运作着永不停歇的抗争。叶梅的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的往往是男性——特别是与她们关系密切的非家族男性。女性或被始乱终弃,或被欺骗蒙蔽,受到反复的摆弄,但

她们不甘眼下的命运,她们拒绝受命运的安排,她们执著地要“过河”,过命运的河、过通向未来的河。她们在成长道路上付出的艰辛,也是地球上任何民族女性所遭遇到的命运,这个命运,也许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正向的改变或逆转,但我们仍然需要期待,叶梅的创作,也是她作为女性所结出的硕果,“我凝望着她们,犹如看着我自己的电影”。女性的经验、感受最大程度化为文本中的经验和感受,这种升华是很自然的。

叶梅文学创作的品格,理应得到充分认识与高度评价,在当今时代的条件下,目前人们对其价值的估量还很不充分。应该看到,叶梅的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格局中,有着独特的亮色,这种亮色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其不但体现了一种始终立足本土、扎根传统的精神,而且也反映着很强的人文情怀、忧患意识,特别是对历史上、现实中的土家族民众的命运,对人性的力量,对生命的本质等问题,叶梅的多方面的揭示,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也是很难得、很突出的。比如,中篇小说《青云衣》通过清朝时期“湖广填四川”移至当地向姓一家人,以及几位女性的命运,具体挖掘和展现了荆楚文化性格的坚韧、昂扬,也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撞击、融合,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最为深切的眷恋。我们之所以必须要把叶梅的创作,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加以重新考量,具体到叶梅来讲,还因为她不单坚持在创作中体现少数民族的立场、注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人的性格、命运的书写,维护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

更在工作实践中,倾尽心力地为繁荣民族文学服务,为各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与团结做了大量实事。这是她胸怀与抱负的又一最佳体现,是她无私奉献精神、锐意进取的生命信念的体现,应当得到充分重视。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星河里,叶梅的创作连接着历史与现实,连接着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她总是把那些最鲜活的情节与最朴实的故事,献给最可敬可爱的普通老百姓。透过这些故事,你会感到作家永远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她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像是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好长时间。事实也是如此,她的出身与经历,不可能不使她断绝与老百姓的联系。她最深切地懂得,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土家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哪些价值是最重要的,哪些律令是不可撼动的。叶梅的作品永远面向大众,作家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体现在方方面面,土家族的风俗、礼仪、文化、语言,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叶梅使用的文学语言,她的文学描写,永远带着本民族的色彩,口语、民间语言与书面语,地方语言与现代汉语,完全融会在一起,自然贴切,符合老百姓的语言方式,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乡姑李玉霞的婚事》,有一段是这样的:“清早刷牙,午间弄饭,下半天往田里背粪,夜里刮洋芋或是推磨,没得一时闲的。风霜雨雪天,照样在外面干活,脸儿被凛冽的河风吹着,却从不皴裂,反倒泛着光泽,像是石缝里开着一枝花,既冒出来,便昂扬着,仿佛风吹日晒都是不错的滋养。”在《萨忧的龙船河》里,她写老船工眼里不驯服的河:“一床河水里一股温润如玉,另一股冰冷彻骨;时而温顺如处女,时而狂躁如泼妇。”这里,语言作为文学呈现的独特标记,完完全全折射着女作家心灵的底色。

那拉提草原的清晨,静谧而安详。太阳还没升起,我独自徜徉在草原上,清凉中夹杂着牛粪味的草原气息,沁人心肺,使人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空阔的草原上,阒无声息,只有几声鸟鸣随风飘荡。我环顾一下四周,沿着一条露水未干的草径跑去。远处是云雾缭绕的山峦,云中正泄出一抹曙色,太阳开始穿透云层。不一会儿,一道霞光洒落在我面前的草原,草原如翡翠般透明起来。苏醒的那拉提,在温暖的阳光中变得更加迷人。我奔跑在晨光中,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像巨人移动到草原上,但望一眼无垠的草原,便立刻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洒满阳光的草原,绿得醉人。仔细观察,其实草原上的色彩也是千变万化的。随着天上云朵的飘移,草原也在不断变幻着色彩,神秘且莫测。望着形态迥异令人遐思的白云,我的心也追逐着云朵飞扬起来。奔跑中踏在草原的感觉,好似叩击着草原的心扉,古老的那拉提,在我不断的叩问中,隐隐地升腾起了历史的回声。我仿佛听见从草原深处传来远古的声音,操着各种语言的先民,移动在原始的那拉提草原上,他们放牧着牛羊,自由地迁徙着牧场,悠扬的牧歌,伴随着马蹄,回荡在草原上。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景啊!而此时沉静的那拉提草原,心中不知存储着多少美好的记忆。

浸润在那拉提的绿色中,呼吸着草原醉人的气息,奔跑在这博大的空间,自己也仿佛融进了远古。奔跑了不知多久,两腿竟没有丝毫的疲劳,只想奔向天边……天边出现了几匹骏马,我便迎着骏马跑去。跑到近前,只见几个哈萨克牧民骑在马上,身后温暖阳光,为他们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显得他们特别高大。其中一位父亲,胸前端坐着一个漂亮的哈萨克男孩,黑红的脸上,闪动着一双大眼睛,高傲地俯视着眼前的草原,俨然一副草原骑手的神情,如此幼小的心灵,便拥有着这份骄傲,无疑是雄浑的草原赋予了他这种高贵。出生在这辽阔的草原,从小目睹着天地的壮美,四季逐水草迁徙,自然会将这片辽阔的草原视为自己的家园。当他能背诵祖先的名字时,更进一步知道了草原生命的意义,来到这世界的那一刻,他便属于这草原,与草原融为一体了。

伊型河谷在天山、阿尔泰山的怀抱中,舒缓地伸向天边。广袤的草原得天独厚地享受着湿润空气的吹拂,从而使这里水草丰美,生机勃勃。早在公元前便从东方走来了蒙古利亚人,从西方迁徙来欧罗巴人。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种,于迁徙途中,在这里相遇,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这里交融、繁衍、生息,聚居下来。随着各部族不断来到这里,这片土地,成为世界文明的交会处。各种宗教在这里并存,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渗透,最终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西域文化。当然,历史上这里也曾出现过民族宗教文化的冲突与战争,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时,古老的西域各民族,共同选择了中华文明。并将各民族创造的瑰丽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宝库之中,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新疆,古老的西域各民族,最终融会为十三个世居少数民族。新疆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古老的新疆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丽神圣故乡。

此时,我眼前出现了一片耀眼的油菜花,将一条山谷都染成了金色,像一条金色大道直铺向天边。金色的那拉提,美丽的新疆,丰饶的中国,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正发生着历史的巨变,生活在这片古老沧桑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并再现着祖先的辉煌,以使这片土地上的后代子孙,获得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充满生机的那拉提草原,在金色的阳光普照下,牛羊自由地漫步在草原上,牧人悠闲地骑着马,远处的毡房正升起缕缕炊烟,飘来奶茶的浓香。我奔跑在这天人合一的现代风景中。忽然一个雄浑的声音从天边传来,啊,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沐浴在金色阳光中的那拉提草原,新的一天开始了。

金色那拉提

□尹汉胤满族

深感边远地区的写作,其实包含着很深度的叙述和很执著的艺术追求。这些年,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参加过很多作品研讨会,尤其是对那些广受媒体与批评家关注的作家作品,总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些作品无疑都有可取之处,而且有的作家确实很注意写作的技巧,但在写作的真诚度上来看,无疑是足够的。我的感觉,越是身处文化中心地带的作家,作品里越缺少一种真诚的、执著的写作精神,越缺少一种发自内心的叙述性抒情。

布林是内蒙古的蒙古族作家,也是鄂尔多斯草原上小说创作的领军式人物。朱秉龙将他的作品命名为“新草原小说”,并认为布林的小说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具有很强的文化张力和审美张力,这一评判还是很中肯的。的确,布林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作家是在用心写作,是怀着对小说艺术的极度真诚的心来创作的。而且我还感觉到他的小说一是张扬了草原精神,二是呈现了原生态的草原风貌,三是富有创造性的现代手法,说他是新草原小说的领军式人物是不为过的。在当代小说队伍来看,布林的小说艺术也是别具一格的。

先来欣赏一下布林的短篇《青色的萨力恒》,这是一篇“寻找主题”的小说,寻马人温都苏行走在夏日的沙原上,在酷暑中寻找他那丢失了的骏马萨力恒·呼和,一路上,他受到了那音太幸灾乐祸式的嘲笑,也遇到了两只饥饿而凶悍的狼,还遇到了盗马贼及恶毒的黑狗,他那么执著地在茫茫的草原上行走,寻找着自己心爱的马,虽然疾病、劳累困扰着他,但他依然坚定地寻找着,因为他的心灵世界里,萨力恒的蹄声在激烈地响起……从整个叙述情节来看,作家似乎并没有刻意要去展示温都苏这位寻马人的顽强与勇敢,也不是要塑造一个信念坚定的牧民的形象,而是通过寻马这一行为的描述,来表现草原人与马的内在依存关系。这是一种神秘的生命联系,是对草原生命本体的一种探索。在这篇小说里,鹰、狼、黑狗、雷电等与其说是作家为了渲染气氛而设置的行走路障的话,或者说,作家有意地以这些外在的物象来突出主人公寻找的艰难性的话,还不如说,这些都是寄托性的意象,作家以它们的有机组合来突出萨力恒这个中心意象,而且也强化温都苏这位草原人的精神气质。因此,《青色的萨力恒》无疑是一篇诗化小说,作家是以营造诗意境的努力去创造一个独特的叙事世界的,他对草原人在精神的呈现可谓用心良苦。这篇小说里的“寻找”与其说是寻找一匹丢失的马,还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一种在作家眼里蒙古族人可能要丢失的强者的精神。我很欣赏这种小说的写法,我觉得这是真正具有艺术超越性的小说。真正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技巧的小说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但布林的小说也不是那种

小说艺术的深度探索

——评蒙古族作家布林的草原小说

□谭旭东

先锋小说的写法,他没有精心于叙述圈套的设置,而是把诗的意象化手法拿来,为草原人的精神世界而设置一个又一个的富有象征色彩的意象。我想,这就是朱秉龙先生所肯定的审美张力。

《狗崽》和《驴耳嘎查长》也是我很欣赏的小说佳品。但这两篇小说与《青色的萨力恒》在艺术表现手法与风格方向迥然不同。这两篇小说用的手法不是意象化的,而是荒诞派艺术的风格,也有黑色幽默的意味。我和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谈过布林的小说,他认为布林的小说很有意思,是属于荒诞派的小说。郭雪波的评价很准确,从《狗崽》和《驴耳嘎查长》来看,布林的小说不但有荒诞派艺术的风格,还有现实批判精神。不妨来看看《狗崽》,这篇小说讲述的草原上的寡妇额日贝黑的事:一天晚上,她被苏木长训斥一顿,气呼呼地离开舞场,回到家里感觉右耳朵火辣辣的烧起来,她预感要出什么事。第二天晚上,她从苏木大院里出来时,在胡同里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她担心遇到的是疯狗,但一个债务缠身的穷寡妇家的,哪有钱来打防疫针呀,只好听天由命。没几天,额日贝黑嘴上就出现了各种狂犬病的症状。嘎日玛强奸了她,没几天,嘴里就长出了獠牙,而且小便时竟然像狗一样掀起一条腿。后来,嘎日玛的妻子格日勒也受到了传染,说话像狗一样叫。再后来,教师达来也像狗一样撒尿,苏木长也像狗一样叫了……整个苏木都乱了,都像一个狗市了,而且那些正常的人倒是不正常了,像狗一样吠叫,像狗一样撒尿竟成时髦,人人仿效。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没有染狂犬病的人也在人们面前装模作样地吠叫几声。狂犬病的确是众人皆知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但小说里这种奇怪的状况显然是夸张的叙述。这里,布林的写作意图可能有三个:一是把寡妇额日贝黑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她贫穷无势,受到众多心怀不轨的男人的欺侮,尤其是苏木长对她的无耻霸占和利用,作家在这里表达了一种对弱者的同情,因此这篇小说里有底层叙事的人文关怀。二是以冷幽默的手法表现草原里复杂而多样的人性,他没有像一般的蒙古小说作家那样有意地去强化草原人的英雄

主义形象,把传统的经典的强者男人的形象塑造出来,反之,布林对传统的草原男人进行了颠覆。我想,这是一种对草原性格的审视,是带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对理性人性的呼唤与建构。三是以草原一个苏木来象征性地揭示整个世界的无序性。这是布林小说值得深思的地方,也是布林小说艺术于随意中见雕琢的一点。初读起来,布林的小说叙述很随意,好像没有用太多思考,就开始了情节的编造,但读过后,细细品味,就发现其随意且带着调侃的语言里,竟然有作家对人性的深深忧虑,及对现实的无奈的呼告。

《驴耳嘎查长》与《狗崽》有异曲同工之妙。嘎查长宝日夫长出了一对驴耳朵,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是他的妻子敦东。嘎查长宝日夫平时可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草原上的一个恶霸,但就是这样一个个地痞流氓,竟然作威作福,无人敢惹。布林在这篇小说里描绘了一个地方小吏的丑恶嘴脸,并且给予了弱勢女子德力格玛一种深刻的同情。但它和《狗崽》不一样的是,这篇小说的叙事是紧紧围绕嘎查长展开的,而不是围绕一个寡妇展开的。因此,这篇小说着力的还是形象塑造,而不是对一种命运的书写。其点文关怀因此也就淡薄了一些。但在写作技巧上,我觉得它是一人不逊色的,乌楞图滩里神秘的驴叫声与嘎查长宝日夫的横行霸道,传达着一种神秘的宿命感,也揭示着某种非理性逻辑在现实中的运作。这些,就是小说的技巧,是作家有意的铺垫,或是刻意营造的意境。当然,有人可能觉得布林小说这些神秘的变异的手法是魔幻小说的借鉴,我是不太赞同的,无论是《狗崽》,还是《驴耳嘎查长》都不属于魔幻小说,怪诞与魔幻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魔幻世界里一定是有魔法在作为支配性力量存在的,但布林的小说里显然没有这些。

布林的其他作品里也有值得欣赏的艺术特质,把审美与审丑结合起来,把地域文化的展现与人性的多面性表达结合起来,尽可能地揭示现实的同时,也传达某些批判与抗拒意识。因此,当我们阅读他的小说时,就发现他几乎不把笔墨过多地渲染草原的辽阔壮美,不过多地叙述草原英雄的传奇,而更多的是把草原生活原生态地描绘出来,甚至加进了很多夸张和变形的手法。我想,他试图把草原小说写得更加富有张力一些,更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

当下小说创作热闹非凡,风格多元化,作品也繁多,但真正具有现实批判精神,并能运用现代技巧来呈现时代病象,挖掘人性劣根的佳作并不多见。布林的小说无疑是一个新时代的小说异端,他冷静的叙述,夸张的语言,奇诡的构思,还有神秘文化的渗透,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小说世界。布林小说是先锋性的,是别开生面的艺术追求。

站在秋的边缘

(外四首)

□范 明(苗族)

站在秋的边缘

秋把沉甸与金黄交给村庄
拍拍身上的尘土,一脸微笑
沿着来时的路渐行渐远
我站在秋的边缘,凝望
在秋走去的这条路上,我将迎接
一个严严实实的冬
走进雪花与寒风的家园
领略冰肌玉骨中美人的飒飒风韵
我眺望远山,松柏傲立
在冬里,它将更加挺拔苍劲
我凝望河流,流水一天天消瘦
在冬里,它会更加清澈诱人
我抚摸土地,土地干涸
在冬里,被冷风咬硬的土壤深处
正在蓄积生的希望
那一个个冬眠的窝正把粮食收藏
握着冬的手,我将走进
纷扬雪花的风景
把生命呈现给洁白的雪
我还会沿着雪的寒意
一直朝前走,扑味,扑味
让雪把自己弄得异常响亮
留在雪地里那串我的脚印
干净得一尘不染
在冬雪的诗韵里走着,走着
我发现,雪的纯美澄明
可以照见我的心事

还有一种从头开始返璞归真的感觉
坦荡的冬雪
把一切推倒重来
让纯洁无瑕的爱情
重新返回我的内心
在这个冬里,我将坐在
用智慧堆积起的小屋里
穿上五颜六色的意识
不住地遥想弹响的钢琴
让爱的思绪飘出窗外
美丽而潇洒地飞舞在蓝天
让炉中跳跃的火苗,温暖
我的渴望,弥合一段甜甜的相思
我站在秋的边缘
等待着冬的来临……

心里的春

温馨月光的颜色
在幽静的夜,悄悄怒放
一只蝴蝶从山里飞来
聆听花开的声音
夜露把它的翅膀湿润
月光静静地抚摸着花与蝴蝶
蝴蝶展开双翅,抖落的
芳菲,在青青的草尖流淌
一幅动人的舞蹈
把夜点装
心泉碰撞的颤音
恍若天籁
我总是在宁静的午夜
抬头把窗外的夜空凝望
看风把树梢吹响
看蝴蝶把绿叶摇曳
白云轻飘飘走进眼帘
紫红的蝴蝶兰,幽幽的香
把心怀注满
既然不能走近,在纵深处

看小桥流水,看春色满园
我便在书香里寻找春天
在脑海里铺上一张宣纸
用我最喜爱的毛笔
画一幅五彩缤纷的畅想
四月的花开了
蔷薇在月华里鲜艳
望着夜色中伫立的你,笑
湿润了我的脸庞

采 茶

把序幕拉开
让风在落叶间把冬的别离诉说
绿爬满树梢
明亮清晨的眸
沿着弯弯的小路
伸向树林深处
渡船鸣笛,向着朝霞起航
江风习习
鸳鸯在天空的蔚蓝里
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
一道彩虹腾空
把两岸山的青翠连接
袅袅的烟雨,农家女子
走进茶水
头巾在琴弦上飘飞
身影在五线谱间穿梭
山花香了一条江流
歌声醉了整个庄园

我在被雨淋湿的早晨写信

树上的鸟叫声刚落
雨就把着晨曦的琴弦
走进睡意蒙眬的庭院
一曲清泉般的音乐

淋湿了盛开的蔷薇
我的心事也在风雨的交织中淋湿
伫立在灯影的晕黄里
聆听雨诉说
我想写一封比雨还长的信
赋上心的湿润
却犹豫寄挂号特快还是平信
也许,你一直在风雨里等
这信也许一会儿读完
也许阅读一辈子,心扉
被雨点叮咚叩击,一行
情怀随风飘向窗外
与铺开的纸对视,雨停后
我不知道能否继续握笔
院里蔷薇越开越艳
芬芳扑鼻,滋养心田……

在郊外听音乐

如大海的浪涛,汹涌澎湃
如山涧的小溪,温婉缠绵
如蓝天的云霞,自然悠闲
如草尖的露滴,晶莹透明
你在青青的草坪上舞蹈
就像海鸥在大海的蔚蓝里
展翅
你遥看峰峦之巅
放声高歌,壮志凌云
跳跃的音符,沸腾的激情
演绎人生无限的爱恋和憧憬
美妙的乐曲,伴随着
太阳光流淌
在蓝天,在山巅,在森林
我心碧波荡漾,伫立在
点点梅花间,静静地
游弋的山岚,遮挡不住
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

故乡的小河

□赵朝龙(苗族)

风掀动河面
一浪比一浪陌生
鸟鸣和涛声过后
我在清澈见底的小河
寻找儿时常见的小鱼
我沿着崎岖的河道
像蛇一样匍匐前行
搜遍了所有的隙缝
那鱼儿的动人影像
永远地留在了儿时的记忆
我曾经在远离故乡的河里
寻觅一尾鱼的身影
那鱼一直躲在水深处看我
我放下钓饵,静坐岸边树阴
那鱼在深水里与我较劲
四目窥视,看谁的心先动
当那鱼终于背上我的钩时
我却收起鱼竿离开了钓台
后来,我在岸边拾到一封
装满草木的挂号信
那晶莹上还缀着那鱼的两颗晶莹
那晶莹让我遗憾一生
岸上的树走失了故乡的灶烟
灰烬成一缕烟
电走入故乡的小河,活蹦的鱼儿
成了吊脚楼的佳客美羹
岸无树是死的,河无鱼是空的
一些事实在河面上渐渐呈现
扶着四季葱茏的草岸,握着冰凉的鹅卵石
我读不懂阳光里的故事
读不懂那一一张张灿烂微笑的脸
甚至读不懂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